

潘基文设了联合国道德办公室

6

热点关注

【美】汤姆·普雷特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,影响着世界政局。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,但在原则面前,绝不让步。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,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。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,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。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,汤姆·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潘基文认为他的妻子柳淳泽很顾家,是贤妻良母,而且是位聪明的女子,为人还很宽容。

韩国的政治文化与一清二白的挪威的纳维亚风格不同。位于欧洲的透明国际是一家非营利组织,专门为各国评估腐败感知水平,瑞典、挪威、丹麦(此外还有新加坡)总被推上廉政榜首。但韩国不行,排名第43,远在美国(排在第24位,也不光彩)和日本(2001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不腐败国家的第14位)之后。

我问:“现在你的位置比韩国总统还显著,要是你的亲戚做了什么坏事,人家把矛头指向你,你是不是吓得要死?要是你手下人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,大概他们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,你要砍掉他们的脑袋,对吗?”

我记得潘基文的一位韩国外交同事说,没人比潘基文工作更努力,“在他的监视下,联合国再也不会发生‘科菲·安南式的丑闻’了”。

可怜的科菲,在2005年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丑闻发生之前,他还被视为国际公务廉政方面的榜样。但联合国是一片森林,很多东西藏在里面,不时还有幽暗的峡谷出现。哪一位秘书长都可能一早起来之后发现被人抨击,因为林中不知哪个角落出了问题,其实他对那个角落还一无所知。不过,在安南的问题上,他的儿子被人指控从这个项目里捞了好几百万,问题已经发生在他的家人身上。

潘基文相信在他的监管之下,这种事不可能发生:“我的生活一贯诚实。首先,我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,我习惯了这种生活……”

我答道:“是的,但很多出身贫穷的人都腐败了,大概正是因为出身贫穷。”

“不。我结婚时妻子也来自很贫

穷的家庭,她没有父亲,就一个单身母亲,身上一无所有。30年前我在纽约生活,我还要为生活问题发愁。”

我改变方向:“你手下的雇员,或者你的家庭成员可能背着你做了什么,结果泼你一脸脏水,你一点不担心吗?”

“我不这么看。联合国道德办公室是我设立的。此前联合国没有这种道德办公室,我用道德办公室监管联合国所有的资金和项目。食品换石油丑闻之后道德办公室就建立了。成员国希望对资金等等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。”

“潘基文不用石油换食品吗?那我就能在这部书中断言,之后三年你不出问题吗?”

他庄重地点点头。

“昨天你说了为大众服务。为大众服务的激情是从哪来的?为什么不当个律师,每周工作60小时,每天晚上能回家,90%的时间能睡在自己的床上?”

“首先,我接受的教育让我把为公众服务、公众的福祉放在首位,个人的事要放在后面。”潘基文提到了一些古人论述为大众服务的书籍,不仅有韩国人写的书,还有中国人写的,书中为公仆的典范行为下了定义。

“回顾过去的生活……你身上的那些动力、火焰、张力,你最先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身上可能有这些品质的?是8岁还是16岁?或是当你看到农村的穷人之后?你出生的地方很贫穷。”

“我也是贫困学生之一。”

“火焰是何时点燃的?有没有哪一件事值得你回忆,然后说,所以我才有了今天?”

“我父亲是一家公司的职员,擅长中国书法,他当时就是普普通通的韩国人。他真想教我明白这些正确的东西,所以我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。我父亲更慷慨,更灵活,但我母亲相当严格,比我父亲严格。我是好孩子,从来不捣乱。如果我犯了错,我父亲就用木棍打我,这也是教育孩子的方法。当时大多数韩国的父母都这么教育孩子。他们希望教育子女走正道,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接受的教育。朝鲜战争爆发之后,我才6岁,上学之后那一年,我们没有读书的地方,我们有的就是操场。我们就坐在地上,坐在树荫下面,天一下雨我们就跑……大家都跑进小礼堂去,所幸小礼堂还没被破坏。当时……我读一年级或二年级,大概8岁?9岁?”

“当年的事还能记得吗?”

“记得,记得。教室的墙都没有了,但我把当初的经历变成故事,用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孩子,我访问那些非洲国家和当地的小学,就给他们讲。我在当地看到很多学生在教室里读书。当然这些教室太拥挤。一个班达到了120名学生,但我告诉他们人要知足,因为他们的学校有教室,有墙壁,有黑板,有书桌。当年我连教室都没有,我不得不坐在地上读书,后来才有了教室。”

这些故事能让非洲学生对他们的环境感觉更好?对此我表示怀疑。

“后来我读高中,当时我是从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四个学生之一,作为红十字会的代表,我被派到美国。我不过是个乡下青年,身上一无所有。之后来到旧金山,这要感谢红十字会的项目对我来说是一次震撼。人们一般说这是文化震撼,但这不

仅仅是一次文化上的震撼!”

我们大笑。现在很难把他看成当年从韩国乡下走出的乡下青年。

“我从未走出过汉城,我是第一次坐飞机。那是1962年,我18岁。这件事在我的小村庄里成了重大新闻,因为一个韩国高中生要被派到美国!后来我在旧金山旅行一个月,从旧金山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,然后是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尼,最后是华盛顿特区。我们在这里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相聚,应邀到白宫与肯尼迪总统见面。对我们学生来说,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。”

“你至今还能记得?”

“是的,是的。我手里还有总统在白宫的讲话和照片,还在。”

“你放在写字台上?”

“是的,是的,我放在书房里了。是爱德华·肯尼迪参议员送我的。我很感动。事情是这样的,报纸上说,少年时代我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,见到了肯尼迪总统,这鼓励我成为一名外交官,又引领我成为秘书长。(已故)参议员爱德华·肯尼迪读到故事之后就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联系,把我们这些学生与总统的合影及他当时说的话,为我复印了一份。然后他把照片等装进相框送给我。你来看看!”

潘基文起身走到我身后靠墙的桌子旁。果然在那些相框里的照片,其中就有朝气蓬勃的潘基文,他正在后面张望,一脸顽皮的笑容,还有当时肯尼迪总统唯一健在的弟弟爱德华·(泰迪)·肯尼迪的私人短笺。

“那时我就认真地考虑了我的未来。我读书很忙,但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外交官,为我的国家效力,我以为这是最好的未来。”

溪望得知火凤凰的幕后是个杀手组织 7

悬疑推理

求无欲 著
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,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,王者归来的“刑侦新天王”相溪望被公安厅秘密招募,重新成立“诡案组”。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?在诡秘案件的背后,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?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“悬疑新天王”,《诡案组》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,将于年底隆重推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宏叔告诉溪望,他怀疑一家叫“火凤凰”的风险投资公司与溪望父亲的死有关,但在调查公司背景时接到了恐吓电话。

溪望刚回到家中,就通过窗帘缝隙往外张望,确认自己没有被人跟踪,才拨打一组几近遗忘的号码。电话接通,他便礼貌问道:“您好,请问是菲利普小姐吗?”

听筒传出一把字正腔圆的成熟女性声音:“怎么了,我的大侦探,需要我为你服务吗?”“的确有事想让你帮忙。我想麻烦你调查一间香港公司……”溪望将火凤凰的情况告诉对方。

“这间公司在十年前就已经注销了,查起来恐怕不容易。”对方语气略显为难。“容易的事又怎么敢惊动全亚太地区最美丽高贵的国际刑警潘多拉·菲利普呢?”“别口甜舌滑,我可不吃这一套。”

挂掉电话后,溪望找来一张白纸,将刚才跟宏叔交谈的要点一一写在白纸上。经过短暂的分析后,他对父亲离世的前后经过,已有一个初步了解——

十年前,或更早之前,火凤凰公司通过当时的研究所所长委托父亲研发泥丸,并要求对此事保密。父亲及其下属虽然严格遵守保密协议,但火凤凰一方出于商业利益或其他目的,为防止相关资料外泄,暗中在研究所内安插内应,一方面监视父亲等人,另一方面亦可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及时应变。

在泥丸刚通过动物测试之际,父亲突然病倒入院,并被诊断为以现今的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胰腺癌。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,父亲唯有冒险充当泥丸首个临床试验志愿者。在试验初期,泥丸的效果非常理想,父亲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,并有望能治愈。可是,其后却发现泥丸存

在某些极其严重且会为投资方火凤凰公司带来负面后果的副作用。

为了隐瞒事实真相,火凤凰公司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,要求卢所长调走父亲身边的亲信,然后加害父亲。父亲虽然早已知道对方有意加害自己,但出于某种目的——很可能是为保护家人免受伤害,而甘愿成为对方的弃卒。

之后,宏叔察觉父亲的死有可疑,通过调查发现卢所长的嫌疑最大,便当面质问。或许受到火凤凰的某些威胁,卢所长跳楼自杀,将秘密带进坟墓。宏叔欲继续追查,亦受到匿名恐吓,无奈之下只好放弃……

“匿名信到底是谁寄来的呢?”溪望看见茶几上被自己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,不禁皱起眉头。

从宏叔讲述的事情分析,火凤凰虽然已经倒闭,但该公司明显只是个幌子,幕后黑手应该仍在继续监视宏叔,甚至已经知道自己正在调查父亲的死亡真相。由此判断,擅长商业调查,甚至是商业犯罪,而且掌握自己大量资料的李梅,很可能接受了“火凤凰”的委托。若这个假设成立,那么便能解释她为何要阻碍自己查阅父亲的病历。然而,若事实果真如此,那么她便不可能给自己寄匿名信,难道信纸上的香味并非她留下的?

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,将溪望从沉思中带回现实。他拿起手机查看来电后,不由会心一笑,随即接通电话:“我正在想你呢,郎平。化验有结果了?”

听筒传来一把男性声音:“嗯,我已经化验过你送来的信纸跟病历,证实残留在两者上的植物精油

成分一致,是同一种香水。另外,在信纸上还发现少量残留的鱼油,寄信人应该有抽烟的习惯。”

“是这样呀……”溪望眉心紧锁,挂掉电话后,溪望又再盯着那张被自己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,喃喃自语:“贼喊捉贼……李大状,我似乎太小看你了。”

“早上好,菲利普小姐。一大早就能听见你的声音,今天必定是我的幸运日。”溪望拿着手机走到窗前,透过窗帘缝隙往外张望,发现藏匿技巧拙劣的映柳正躲在一根灯柱后面。

“火凤凰比我想象中更有趣……”潘多拉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,详细向溪望讲述她所得到的信息——

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资料,火凤凰其实是家空壳公司,除了洗钱钱之外就没其他特别之处。不过这家公司虽然没什么特别,但其背后的老板却大有来头。

火凤凰的资金主要来自一个名叫“陵光”的杀手组织,该组织由七名亚裔人士组成,在二十多年前非常活跃,曾参与及策划多宗暗杀行动,足迹遍布全球各地。因其成员都是顶尖的好手,而且内部组织极为严密,所以国际刑警组织一直无法将他们抓捕,甚至连他们的真实背景也没查到,只知道他们的代号分别为:并犴、鬼羊、柳獾、星马、张鹿、翼蛇、蚌蚶,其中并犴是该组织的头目。

二十年前,陵光接受委托袭击英国一家生物研究所,窃取所内研究资料,而委托人是一家跨国医药集团。这宗买卖表面上只是简单的

商业机密窃取,但实际上却另有文章,因为真正的委托人竟然是美国中情局。这次袭击似乎在事前走漏了风声,致使研究所加强戒备。不过陵光也不简单,虽然对方早有预备,但他们还是成功盗取了部分机密资料,并且将研究所炸毁。可是他们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七名成员中死了三个,另外四人虽然成功逃脱,但从此销声匿迹。国际刑警组织曾要求中情局交代这宗委托的内情,对方却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。不过也没关系,因为自此之后陵光就再没有犯案……

潘多拉说完火凤凰的背景后,给溪望一个善意忠告:“像陵光这种国际性的杀手组织,你恐怕招惹不起。虽然他们已经销声匿迹近二十年,但他们的能力及手段,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得多……”

挂掉电话后,溪望的眉头就一直得不到舒展,不断思索杀手组织陵光与父亲之间的关系。

陵光在英国生物研究所盗取的资料,或许就是泥丸的相关研究资料,那么就能解释对方为何不惜杀死所有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人员,以将真相隐瞒。毕竟此事牵涉到美国中情局,一旦走漏风声,他们的计划便无法继续进行。

可是对方沉寂多时,就只是为了研发这种神奇药物吗?虽然能治百病的泥丸,必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,但对习惯刀头血雨的杀手而言,研发药物的回报周期是否太长了?

不管怎样,现在总算找到目标,只要往这个方向继续调查,早晚能查出父亲死亡的真相。